



都市心情

在城市的边上

文/李 晓

我所在的城市,有一座草木葳蕤的龙冠山。

我平时喜欢一个人去山上走走,在石头上坐坐,或者躺在上面睡觉。我在城里睡眠不好,在石头上睡觉以后,竟治愈了我失眠的毛病。在坚硬的石头上醒来,我想起在城里还有一张柔软的床,躺在床上可以阅读,可以神思,这样想的时候,我觉得我是多么奢侈,既然能够躺在石头上睡着,为何在床上还睡不着呢。

在山顶,我喜欢俯瞰城市,一条街一条街、一幢大楼一幢大楼的辨认着它们。从山顶眺望城市,有一种新奇而陌生的感觉,但更多的是亲切,是换一个角度看的横看成岭侧成峰。

夏日的一天下午,我再次上山。从山顶抬头看天,再看白云下暑气蒸腾的城市,我首先看到医院外墙玻璃闪耀出的眩目亮光。对这家医院,我特别敏感。我想起有天早晨走在马路上,一个中年男人靠在一棵树上默默抽烟,突然见他蹲下身子,呜咽出声。这一幕让我很慌张,我似乎洞悉了他内心的痛楚。我走过去,等着他一直哭完。那男人起身,接着哭。他哭完了,点燃一支烟,若无其事的样子。刚才的情景,如一场幻觉。我没走开,等着他对一个陌生人的倾诉。“我爸走了,81岁,肺癌,在医院3个月没熬过来,走时太痛苦了!”男人告诉我。我拍拍他的肩,告诉他,“我的父亲也是从这家医院11楼的37床驾鹤而去。”所谓感同身受,有时只是在一瞬间。

我还想起在这家医院做护工的向大姐。向大姐因为长期睡眠不足,眼圈乌黑,眼袋堆积。她告诉我,在做护工的10年里,她护送9个生命远行,每个病人临终前,她都要给他们小心擦洗身子,送他们干干净净上路。有次,一位患肺部肿瘤的老太太临终前一天,从口袋里哆哆嗦嗦摸出300元钱送给她:“闺女啊,我在医院太折磨你了,这点钱送给你。”向大姐没收,她用一

个小布口袋扎紧里面的300元钱挂在老人胸前,陪着老人度过离世前的最后时光。

在医院下面的一条大街上,有开着一家日杂店铺的老朱。我同老朱多年以来相处平和,但有一次酒后,我同老朱因为一个话题争执起来了。急得头上冒汗的老朱突然扇了我一耳光,我起身愤然离开,叫喊出他的浑名大声说,朱XX,从此以后,绝交!我和老朱断了一年的往来。那是冬天的早晨,我爬上山顶,眺望着这座薄霜覆盖的城市,我想,在川流熙熙的人海里,我与老朱的交往应该好好珍惜啊,想起他已两鬓斑白,瘦瘦的身子渐渐弯躬,我在山顶上突然心胸开阔起来,一耳光又算个啥啊。下山后,我主动约了老朱聚聚,那次见面,老朱是扑过来拥抱我的。

在这个城市里,我还养成了一个奇怪的习惯,就是在一段时间里,总要离开家,去本城的几家旅馆依次住一住,这不是摆阔,这是一种内心的需要。前不久的一个晚上,我又一人去本城旅馆住了一夜。那个旅馆,爬山虎窜满了外墙,植物气息氤氲了整个房间,睡得一夜香甜,清晨窗外鸟声将我唤醒。在本城,旅馆与家之间的那一段距离,让我对灯火闪烁中那一盏家里的灯,带来时空之中的凝望。距离,产生一种别样的美与想念。当我住在旅馆实在忍不住想家时,我会在半夜趺拉着拖鞋跌跌撞撞回家,我那时感到特欣慰,我不是一个流浪的人,我是有家的,那张床上,妻子睡眠中的呼吸均匀安宁。想起这些年她为家的操劳,忍让着我无常情绪的发作,顿觉亏欠了她不少。在这张床上,也有清晨醒来觉得甚是爱你的别样感受。

我住同城旅馆,或者从山顶远眺一座城市,这是隔开小小的时空,身处城市的边上,让我在熟悉乃至麻木的感觉中,给我注入一股新鲜的山泉,让我对城市愈加依恋,让我以不同角度更加真切地触摸到城市的体温。

生活拼盘

“老”荷喜露尖尖角

文/朱胜利

随着一句“See you next time(下次见)”的说出,“Perfect(完美)!”我们四人激动地不约而同地去掌庆祝。

“今天可是我第一次用英语表演,好紧张呀,没漏词吧?看,我的手现在还抖呢。”袁红说,“别看我这个业余模特在T台上行走自如,那,和今天不一样。”

袁红、赵眉、雷扬和我,我们四个是老年大学“中老年旅游英语”初级班学员,刚刚结束我们的结业展演。

雷扬回忆起了第一次展演的情景:“一年前的6月28日,剧本是丁老师准备的,咱们只负责表演,题目是《接听电话》,12句台词。可是上台时,赵眉、胜利和我手里都攥着小纸片,眼睛直盯手心,念完匆匆下台。胜利因为太过紧张,还两次抢了赵眉话头。”

“那也没第二次惊险呀!”组长赵眉接着说,“去年第二次展演,题目是《欢度新年》。剧情是这样设计的:雷扬和袁红扮主人,我和胜利扮客人。新年来临之际,我俩带上礼物去她俩家里做客。我们已经排练了好几次,感觉还不错,只等上场。谁知偏巧头两天突降大雪,学校发通知停课一次,所有课程顺延一周。雷扬和朋友计划好展演结束后出去旅游,袁红也已经约好去福建,如果展演推迟,她们岂不是只能缺席?我立刻就急了,你俩主人都不在,我和胜利去看谁?要不咱们放弃展演吧?胜利说,这点困难不算啥,你俩放心出去,我们马上修改剧本、重新排练。紧接着我和胜利将四人角色变成两人,我改扮主人,胜利扮客人。台词重新修改、背诵。后来在展演时,又临时加唱《雪绒花》,才算顺利完成展演任务。”

按照教学计划,初级班三个学期,一年半下来,大家英语水平不断提高,丁老师的要求也随之提高。所以这第三次展演,从题目确定,剧本编写、情节安排、道具准备、现场表演,都由学员完成,且每人台词不得少于10句。必须全英文,且发音准确、表达清晰。学员们掌声响起,随即开始“叙旧”。“50后”张兰大姐说,“第一次上课,丁老师带咱们从音标开始唤醒,现在咱们不仅能张嘴说英文,还能完整唱出《昨日重现》。没有丁老师逐句纠音和指导,我们哪能进步这么快?”

那就说说丁义老师吧。

丁老师之前在外企工作。前几年因身体原因离职回家。休养期间了解到很多“60后”虽然当年在学校上过英语课,但工作后大部分人没有使用机会,几乎忘光了。陆续退休后这些人有强烈的重拾英语的愿望和需求,却找不到有效的学习途径……丁老师主动联系老年大学,开设“中老年旅游英语”课,每学期课表一发布都瞬间报满。

张兰大姐最后总结:“旅游英语班的学习生活在留恋和不舍中结束了。咱班32名同学,最小的56岁,最大的74岁,来自各地各行业。三个学期的学习,不仅让我们收获了知识,更是找回了自信。刚听见有人说,咱们是‘老’荷喜露尖尖角,我觉得也对也不对。年龄只是个数字,代表不了我们年轻的心。大家虽都退休了,但对知识的渴望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没有停步,活出了人生每个年龄段的精彩。”

大家相约,继续报名“中老年旅游英语”中级班,下个学期“See you again”(再见)!